

旅行的潜导性意义

张国勇

四姑娘山的盆景滩

云子 文/图

很少与人深入探讨有关旅行和写作的话题。我的本身职业是记者，有人说我是旅行家或作家，我的确比一般人走的路多，旅行的潜导性作用，甚至影响到我的人生价值观，也曾写过许多散文随笔和两部与旅行无关的长篇小说，但我还是不愿意承认旅行家和作家等标签式“封号”。

我的作品基本用笔名，为了给自己更大自由空间，对文学圈、文化圈及各种社会组织我一直敬而远之，以至于参加一些局，一些人津津有味、热烈地讨论我的某部点击率甚高的网络文学作品，猜测作者是谁，我还煞有介事地帮助分析，把那些光荣和神奇分封给别人。

我对写作很认真，但对他人对我的评价并不认真，我的好坏名声与别人没关系，与他们的评价更没关系。我之所以要把自己游离于所谓主流之外，因为我是独自流淌向沙漠的小溪，苍茫瀚海才是我的大海，那里没有帆，也没有鱼。

面对业已流走的滔滔岁月，回忆路途上的种种往事，我习惯把它当成别人的故事来听，只有遇到无话不说的二三知己，才会偶尔敞开心扉，把以往的经历掰开、揉碎、溶解……倒进一杯杯酒里喝下去。

旅行是我对现实最寻常的关照，在旅途中可以遇到不同的人，不同的事，会通过偶发和应急事件发现人最本真的东西。细节是没有办法预设的，也不可能被隐藏，各色人等的勇敢、善良、宽容、懦弱、品行以及藏在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，会在经意和不经意之间表露出来。

在漫长的旅途中，我遇到过僧侣、神父、阿訇、官员、军人、农民、商人、工人、市民、逃犯、乞丐、难民，还有被刚刚射杀的死人……这就好像三甲医院的医生，看的病人和病例多了，通过一些细节判断，就能立即洞穿人的内心。

之所以要练就这样的本能，是因为徒步旅行的特殊性决定的。我们是过客，几乎没时间与人周旋，一切都要把复杂的事物变得简单，才能规避各种无法预料的风险。在西藏牛藏布急流中，我曾救出一个因走私枪械而打死人命命天涯的嫌犯，如果不是旅伴翻看到他行囊中的一封书信，我们直觉上的怀疑不会有准确答案。在法律没宣判之前，他是一条生命，我一定会救，哪怕自己因此失去生命；在

新疆阿克苏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，我们从头发、手脚和眼神，很快判断出一个人是刚从监狱出来的，尽管那时我们非常窘困，但还是拿钱请他吃了一顿饭。我想，让第一天出狱的他知道，沙漠高墙之外，有蓝天白云，有善良和温暖。

我不是纯正意义上的旅行者，对于社会我们是观察者，对于心灵我们是行脚人，尽管至今我不信仰任何宗教，却愿意以宗教情怀看待人世间的一切。我眼里见到的人和事太多，不会同情泛滥对所有事物悲悯，因为我思想中的水分，早被岁月风干了。

四季可待的风雨，路途上的种种艰险，让我们难忘的不是那些险峻山峰，而是路途上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，他们犹如现实社会的坐标，让我能从人生的底部看清现实中国的一切。

现实从底层到高层，像一方难以看清底部的湖，鱼游的姿态，水藻的气泡，鹅卵石折射出的影像，总是因阳光折射和水浪的波皱，散发着不确定的规则与方向，从而迷惑很多人。被物质化的世界，很容易被表面的事物感动，人们很难为了一件喜欢的事去坚持，比如徒步旅行。

徒步旅行的潜导性意义不是耍酷、时尚、玩票，它是信仰也是坚持，虽然信仰的香火，属于朋党、属于庙堂，属于神祇……但人的精神世界从来没有离开世俗。有所求的信仰是最低层次的信仰，因为你求，因为你愿，心灵才难以净化，等你无所求只想奉献时，才会少了割舍不断的执念，才会有真正的信仰。

比宗教比人类更长久的信仰是自然，自然如果是一丝嫩绿的草叶，人类其实就是叶脉上滚动的露珠，那些所谓的长久、晶莹及光彩，转瞬即逝，转眼即逝，当然有希望的话，它或在下一个黎明凝聚，再一次闪现光彩。岁月是有季节的，错过这个季节，露也可能是霜。我没有太多时间纠结于露，纠结于霜，纠结于对错，那些必经的季节，不属于某一个人，这是大家都必须经历的过程。

人总要走路，走人生的道路，为修正迷途，就不能没有自己的人生哲学。人生是一次庄严的旅行，更是一次寻根的流浪。这其实就是我个人旅行的潜导性意义，它不是时尚定式，而是一个人不断重生的精神洗礼。



在四姑娘山的双桥沟的盆景滩，那些河塘里的枯树，以乱取胜，俏丽多姿，体现着神秘，彰显着大美。过去有很多人，称盆景滩为枯树滩。关于它，有个传说：有一位赶马人，名叫雍仲甲，他听说二姑娘变成了一座山峰以后，心里万分悲痛。每次驮脚赶马来枯树滩，他总要种下一棵小柏树，以寄托对二姑娘的思念，并用自己的泪水浇灌树苗，天长日久，小柏树长成了森林，枝繁叶茂，充满了灵性。而生长在这些小柏树上的树木，尽管吸天地之灵气，采日月之光华，却依然难成大器。于是，树们感慨柏林的馈赠，也感慨驮脚汉的痴情，在一个漆黑之夜，悄悄终结了自己的生命，成为让人们尽心赏悦的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
传说特别可爱。在情谊如山的河塘中央，我看见耸立不倒的千年沙棘树，宛若一尊尊酒健的仙翁，历经岁月变迁，历经沧海桑田，在如瑶池般的河塘中守望与梦想着，安度流年。我好像蝼蚁一只，看不见鸟鸣山幽的盛景，听不见鹰击长空的呐喊，我在悠长而又曲婉的木栈道上梦游，希望蓝天叩开我的心扉，希望白云舒卷我的诗绪。我情不自禁地想要停下来，去侧望近处的塘水清流、远处的桥墩静息。我羡慕眸宇的景致，很重要的一点，是它们有累月经年的薄雾浓岚作伴，春已灵动、夏更悠游，秋染金光、冬披银霜，好一派生机盎然的情趣啊。那一刻，我真想像武林高手，展凌波微步，或者像河塘中的倒影，随波，逐流，再或者，干脆做身边的木柱，任人把护，与人善意。

在河滩边上，很多时候，你可以眺望的远处磅礴的山峰、天际飘渺的云彩，宛若四姑娘的躯肩、秀发；你可以眺望的周边青幽的森林、碧绿的草坪，一如鬼斧神工之物入脑入心、如诗如画。作为四姑娘山灵魂的雪峰，在盆景滩，极目可见；作为四姑娘山血脉的雪水，在盆景滩，更是随处可见的圣品，正清冽着河床、润朗着万物。

那个午后，我似乎想起了很多与

枯树有关的事情。譬如那些神话，譬如那些歌谣，譬如那些说辞。盆景滩四季声名鹊起，大概已有数十年的光景。盆景滩的周边，都是雪山，如果站在雪山之巅，似乎天堂的丰盛也触手可及。

一阵微风拂来，水面泛起涟漪，煞是好看。身边另一位来自安徽的作家说，你们这里的冬天，肯定好玩：刚才我们看到的瀑布，将是冰瀑；现在我们看到的湖面，将成冰面；再看周围，银装素裹，山水共色，蓝天白云，雪山草甸，老树昏鸦，层层叠叠，叠叠层层，将构成一片多么圣洁而又浪漫的世界！

盆景滩真是四姑娘山之双桥沟景区内的一大看点，它的曼妙，还不仅仅是在于它有如此可爱的四季。我还能隐隐约约地感知到，这里一定是美术家的摇篮之所、音乐家的栖身之地、摄影家的静立之畔，他们时常会聚集在这里，各寻所好，各取所需，纵情绽放内心不含丝毫杂质的奇思与妙想。

当日的远山，夕阳穿透温暖。盆景之上，碧空如洗，万里无云。站在盆景滩岸边，倏忽间，我忆起了在1908年6月，英国植物学家爱尔勒斯特·亨利·威尔逊先生翻越巴郎山，来到小金县，我想，如果他老人家也莅临了四姑娘山的双桥沟，也来到这块河滩边考察、游览或探险，该是怎样的心境呢？他会给那些树留下怎样的风姿？会不会如前些年日本著名摄影家大川健三先生那样借用一支绿绒蒿，就玉成了四姑娘山最光鲜的绝片？

自古蜀山多名胜，幽秀雄险盆景滩。双桥沟盆景滩的树干，像初出闺阁的婀娜多姿的少女，像久历沙场殚精竭力的智叟，正向世人昭示着无垠的深邃，神奇，与魔力。

离开的时候，我仿佛看见花和粉蝶在飞、鸟和黄蜂在叫。我的思绪，又将回归梦里，神秘的，像一座座精巧的盆景。“四姑娘山的盆景滩”，我轻轻写下你的名字，那将是我，又一个顶礼朝觐的地方。